

朋友老顾是从退休那年开始学习打网球的,他请了私教,上了五节入门课,就买了体育公园的年卡,那里有两个开阔的露天球场,周围植满了桂花树,秋天,飞来这里的蜜蜂都会被香气熏得打起醉拳。

然而,老顾初入球场时,找不到一个队友或对手。没人想与只上了5节速成课的人打球,来这里的人都是业余网球界的大拿,不仅球打得好,动手能力也强,有的人能将打歪了球拍的框子整修得端正;有人在抽杀中打断了球拍的网线,能买一根3米的线,将整个球拍重新穿线,整得像新的一样;有的人正反手都能抽杀;有的人光是磨平了后跟的网球鞋就有十四五双。老顾将如何加入他们?与这些倜傥又傲慢的球友相比,他的腕带和鞋子太新,球拍不够坠手,上场后有一半的时间在捡球。带他打,不酣畅,还要照顾一个年轻者的自尊心,谁乐意?

一度,老顾只有去网球场西边,搬迁工厂的秃墙上打球。墙把他奋力击去的球,以各种意想不到的角度弹回来,他迈开大步,前后腾挪,将球反击回去。有时候,救球动作过于狼狈,他都能听见标准球场那里发来了一片嘘声,那嘘声中的轻蔑,令他这样好脾气的人也有点恼火,有那么一刻,他都不想继续打下去了,不就是一张年卡吗?就当白买了又能怎么样?

唯一让他坚持下来的,竟是这一大片运动场地的保安。保安的一项重要任务,就是逢雨推水。就是只要

早些年,我一直以为珠海既然是特区,想当然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会散发出特区的气息。当然那时许多内地人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气息,会忍不住一脸坏笑地问:“是不是一股绚烂而又糜烂的气息?”当时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们的这些问题。当然我也知道他们的问题是一块双面胶,既是发问也是回答,答或者不答都让人尴尬。因为,他们的问题里已经包含了坚定如铁的看法。其实,他们说得也没错,特区声色犬马的夜生活在当年的内地绝对难以见到,那些问题的指向无非是在绚烂多彩的背后,必然隐藏着令人掩鼻的气息,这种气息就是他们内心深处所表达的糜烂气息。北京人要是闻到这股气息,一般会说:臭得直挂鼻子,到这会儿还臭着呢!

可是,对于上世纪90年代初那帮怀揣着一点点可怜的理想,毅然踏上这片土地的年轻人来说,这里所有的气息似乎都和他们无关,因为最初的时刻,别说什么花里胡哨的气息了,就连呼吸都让人显得有些力不从心。

那时,生存的压力几乎也让我丧失了对理想的理解和记忆。

1994

年,我刚到珠海的时候,在一家

在阵雨之间推水

明前茶



沙漠伟男子 李海波 摄

雨后初霁,先动手用推水器将球场上的水刮干净,再用海绵吸水器将球场比赛进一步吸干,让露天球场迅速恢复脚感与适度的弹力,以防滑倒。

有一天,推了半个场子的水,气喘吁吁的保安正拄着推水器歇息,老顾从旁路过,主动提出来要帮他推水。保安不好意思地说:“您瞧,今天的天阴得很,谁晓得下一波云会不会又带来雨水。推水很有可能是白费力气。老板叫干,我也很无奈,哪好意思劳您动手。”老顾笑道:“你看,我

玩骑行,跑步,打球,都是为了锻炼身体,推水也可以帮人微微出汗,心率加速,不是一样起到锻炼效果吗,来吧,一个人推不如两个人推。”

自打这天起,老顾就义务承担了网球场的推水任务。秋天,雨后的满月低垂,月亮比春天显得大而朦胧,似乎微微含着忧伤。月光下的球网上挂满了亮晶晶的水珠,饱含难以言诉的情绪;冬天,偶尔可看到桂花树上的雾凇,毛茸茸的晶体那么透亮和逼真,而网球场就像下了一场密密的

霜雪,使用推水器的时候,会刮出一小堆疏松的冰晶来,归拢到球场外,太阳升起来后就会化成一小摊水。

推水前后,这种轻微又直入人心的触动,很难与人言说。

有一天,老顾刚推完水,就见网球球好手老冯和小张执拍而入,谁想,他们才对了15分钟,阵雨又下来了。老冯和小张狂奔到保安室外面的廊檐下避雨,在那里,他们撞上了同样从秃墙那里跑来避雨的老顾。

不知为什么,老冯有点不好意思,这是他多次在这里遇上义务推水员了,套用鲁迅先生的话说,老顾的行为让很多人照见了皮袍下的“小”来。不知为什么,客气话到了嘴边,老冯的问话却变成了:约个晴天,咱们一起打球吧。

想了想,老冯又补充了一句:等这阵雨过去了,还有必要推水吗?你不觉得在雨的间隙中推水,有点像赌运气?

老顾笑笑说:我的运气从来就很好呢,推完水,天晴可以打球,天雨可以看风景,保安师傅还会给我沏上热茶。您可能不晓得,两场雨之间抢出来的那点打球时光,分外珍贵,空气特别好,球拍的韧性也在潮润的空气中恰到好处,把球打飞了的情况,在那一刻很少发生。特别是球不小心打在网上,一片细小的雨滴会飞溅,银子一样溅落的雨水啊,美极了。

老顾知道,光凭描述,无法让老冯体会推水的快乐,那种服务球友、呼吸新鲜潮润空气的欢乐,只有他来亲手推过一次水,才能明白。

岛,由大横琴岛与小横琴岛而得名,是珠海146个岛屿中最大的一个。千万年来因其地形与山势,大小二岛像横亘在南海上的两具古琴,渔歌唱晚,抚古思今。那次误打误撞到横琴岛上,触目可及的竟然是澳门三岛,最近处与珠海仅一河之隔,没准当年我和王新政所站的那个地方就是离澳门最近的地方。我后来还专门去找过那个地方,居然没找到。当年那几个我以为打鱼的人,其实是在养著名的横琴蚝。横琴蚝学名“牡蛎”,肉味鲜美、营养丰富,素有“海上牛奶”的美称。再后来,我曾经多次跑到横琴岛上去吃蚝。而现在,再也不用跑远路了,因为珠海所有的大小食肆都可以吃到横琴蚝。

如今,我站在连接着澳门的莲花大桥上,眺望着对面的澳门,想起当年我和现在已经当校长的王新政跑发行的那件事儿,心里不由自主地就乐开了花:曾经的苦难怎么突然之间就成了一种幸福的回忆呢?

这时,一阵清凉的海风轻轻地掠过了我湿润的脸庞。艾青在他的诗里吟唱道: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?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……我想:这才是特区所富有的独特的气息,并在潜移默化中早已和我息息相关了。

我相信,时间不会太久远,面积大过澳门三倍的横琴新区一定比珠海还美。因为,这些年,我时常惦记着当初那些个怀揣着一丝丝可怜的理想年轻人,他们和我一样,终于可以大言不惭地说:特区,让曾经无数次迷惘的我们在不知不觉间,慢慢地懂得了奋斗和生活的意义!

横琴记

刘鹏凯

内部报纸当编辑,说是当编辑,其实什么活都干,写稿子,拉广告,还跑过发行!老总根本不是想象中的老总,完全是一个老板。所以老板不管那么多,一个人恨不得当三个人用,节省开支嘛!

那家报纸正处在筹备阶段,准备出创刊号,特别忙,几乎所有人都被撒出去拉广告和跑发行。我也不例外,进来快半个月,也没见谁采写过一篇稿子,何谈编辑呢!于是天天大清早,和从陕西来的王新政装腔作势地出去跑报纸发行,在外面胡乱晃荡一大圈,看看离开饭时间差不多了,就溜回去,吃了饭再溜出来,接着乱跑。

有一次,我俩准备去南屏镇政府碰碰运气,看能不能让他们订几份报纸,或者通过政府让南屏所在地的公司订些报纸,以解我俩多日来光跑却没有订户的压力。可是由于我俩在车上睡着了,居然坐过了南屏,到了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,赶忙下来,一问,才知道跑到了横琴。反正都快中午了,坐回去赶饭点已经来不及了,索性自掏腰包买了两个盒饭,就地坐在马路牙子上狂吃起来。那时候真是年轻,胃口好,一盒饭几分钟便吃了个干干净净。

我和王新政多多少少都有些为坐过车感到懊恼,谁也不说话。打量四周,我才发现,沙滩绵延、怪石嶙峋,还有些偏僻的横琴在呼呼作响的海风中,显得有些寂寞,有

些凄美。我提议,既然已经坐过趟了,干脆逛一下横琴算了,顺便上门问问,没准还能订出几份报纸呢!

于是,一高一矮,一前一后,在横琴的空气里,忽然就多出了两个带点烟草味的呼吸。

不知不觉,我俩走到海边,好象是一片浅海滩,不远初有几只渔船在海上晃来晃去,样子有点象我和王新政。大海的对岸有着数不清的高楼大厦,在冬日的阳光里有些恍恍惚惚。“那边是什么地方?看起来比这边热闹,不会是澳门吧?”我问王新政。其实我知道问了也白问,他来珠海也没多久,所以根本就没人理我。王新政胆子比我大,带着我往前走,大概走了半小时,转过一个海湾,看见前面有几个人在海水里忙活,我猜测他们是不是在打鱼,心里充满了好奇,急着往前赶。王新政依然不急不慢地摇晃着两条鹤一般的长腿。我俩走上一条架在海上的独木桥,海水里的人早就发现了我俩,抬头张望了我俩两眼,我俩也不客气,十分友好地回望了他们两眼。

王新政问:“老乡,对岸是什么地方?”我暗笑:谁和你是老乡呀!那几个人好象没听见或者装着没听见,王新政便又重复问了一句。其中有个年长的人似乎有点不高兴,恶声恶气地说:“澳门啦,有什么稀奇!”

后来我才知道,横琴其实是座

